



[英] 艾伦·西利托

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

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晨
Xingqiliu Wanshang He Xingqiri Zaoche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7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7}{8}$ 插页2

1991年1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600

ISBN 7-5016-0071-6/I-72 定价 2.95 元

第一章

许多张散放着的桌子旁边坐满了高声吵嚷歌唱的人群，他们眼看着亚瑟摇摇晃晃地往楼梯口走去，虽然明知道他已烂醉，马上就会有掉下去的危险，却没有一个人过去阻拦他一下，让他再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经灌下去的十一品脱啤酒和七小杯白酒这时正在肚子里翻腾不休，他终于一筋斗从楼梯顶上一滚到楼底下去了。

这是白马足球队在举行犒劳晚会，酒店老板已经打开了捐献箱，引得酒店的各个房间里到处掀起了一阵喧嚣。地板震动起来，窗户也嘎啦嘎啦地直响，阔叶兰的叶子在酒气和烟气里枯萎了。诺茨县足球队赛赢了客队，白马的啦啦队在楼上尽情地庆祝胜利。亚瑟并不是这个啦啦队的成员，可是白兰达却是的，因此他就在这里代替她那位不在场的丈夫喝他那份酒——且等他什么时候来了再说——后来啦啦队的集会散了，狡猾的酒店老板给那些出不起酒钱的客人递上毛巾，撵他们走的时候，亚瑟便拿出共值一镑的八

个银币放在桌上，作为自己的酒费。

因为那是星期六晚上，是整个星期里最好的、最热闹的寻欢作乐的时候，是缓缓度过的一年中五十个假日之一，也是精疲力尽的安息日的一个狂欢的前奏。大家压抑在心中的热情在星期六晚上迸发出来了；在工厂里一个星期单调无味的苦役所留下的滋味，被一阵尽情的狂欢从你的身心中冲洗净尽了。你遵循“得醉且醉，及时行乐”这句格言，用你那灵巧的胳膊搂着女人的腰身，尽情地体会一下啤酒痛快地往你那橡皮肚子里流去的味道。

和亚瑟同桌坐着的白兰达和另外两个女人看见他把椅子往后一推，皮鞋响了一声，站了起来，他那双灰色眼睛迷迷糊糊，因此就觉得他象一个又高又瘦的魔术师，准备开始狂舞似的。但是他却只嘟哝着说了些什么，她们因为太醉了，或是心不在焉听不清楚；随即他就摇摇晃晃地往楼梯口那儿走去了。有许多人望着他抓住楼梯的栏杆。他回过头来，慢慢地向那拥挤不堪的屋里定睛张望了一遭，仿佛想要把身子向楼下移动，却不知道先挪动哪一只脚，甚至连他为什么偏要在这时候下楼去，他自己也不知道似的。

他觉得有些电灯往他的脑袋后照射，使他发烧，还在一刹那间感觉到他的身躯和心灵仿佛成了完全分开的物体，糊里糊涂地企图各自为政似的。不知为什么，屋里那些人在背后发出的喧闹而沙哑的歌声好象是一种信号，催促他马上就开始下楼，因此他就把一只脚伸向前去，迷迷糊糊地望着它踏向下一级楼梯，结果却感觉到全身的重量都往下

压去，上身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使他往楼梯底下一直滚下去了。

那七小杯白酒和十一品脱啤酒好比高辛烷质燃料一般，使他象一架机器似地转动起来。他所以灌进这些酒，只是由于上了一个牛皮大王的当。有一个爱夸口的大个子坏蛋说他当过水手——这是后来亚瑟从他的谈话里得出的一点要领——在酒客中出足了风头，吸引住了好几张桌上的酒客们的注意。他给听众讲述他到过世界各地的经历，而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过是要说明他是个赛酒的大王，是全酒店最爱交朋友的角色。他已经四十岁了，却还精神饱满，肚子并不十分发胖，身上穿着一套带坎肩的棕色服装和一件条纹衬衫；肥胖的手背上长着派头十足的毛，袖口就一直伸展到那里。

“讲喝酒吗？”白兰达的朋友大声说道。“我敢说，你喝不过这个小伙子亚瑟·西顿，”她用脑袋向亚瑟这边一指。“他才二十一岁，喝起酒来，就象鱼喝水一样。我不知道他喝那么多酒，都装到哪儿去了。酒老是灌了又灌，叫人担心他的肚子迟早会撑破，把酒溅得满屋都是，可是他的肚子却连鼓也不鼓起来！”

牛皮大王哼了两声，极力装做不理睬她这几句给亚瑟捧场的话；后来他把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妓院有声有色、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番，接着就向亚瑟喊道：“伙计，我听说你很能喝酒，是吗？”

亚瑟不喜欢被人叫做“伙计”。这马上就使他冒火了。

“勉强能喝几杯，”他谦虚地说。“怎么？”

“那么，你最多喝过多少？”牛皮大王想要知道。“我们上岸去玩的时候，常常赛酒，”他满面挂着俏皮的笑容，向一群兴奋的旁观者补了这么一句。他使亚瑟联想到某一次向他挑战的一个中士。

“我不知道，”亚瑟告诉他说。“从来没记过数，你懂吧。”

“好吧，”牛皮大王回答说，“倒看你能喝多少。谁输了谁给钱。”

亚瑟毫不迟疑。赛酒就赛酒吧。反正他不情愿让说大话的人白出风头，总希望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叫他现出原形来。

他不得不承认，牛皮大王挑战的手法很灵巧、很高明。他们用掷钱的办法，决定由谁选定酒类，结果他猜中了，酒便由他选。于是他就决定先喝白酒，喝完七杯，就改喝啤酒，喝了一品脱又一品脱。亚瑟爱喝白酒，啤酒他更喜欢。赛了很久，似乎各不相下，他们仿佛要永远坐在那儿赛饮似的；后来牛皮大王把第十品脱喝了一半，忽然脸色发青，只好往外跑。他准是在楼下付账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回来。亚瑟却若无其事，又继续喝他的啤酒。

他往楼梯底下滚的时候，后脑勺和背脊上都磕得咕冬咕冬直响；他听着这种响声，暗自发笑，仿佛那是若干哩外传来的声音，就象地球上另一个地方发生了地震似的，他自己就是隐隐地记录着那种震动的地震仪。事实上，这个滚下的运动是非常平静而有催眠作用的，因此他到了楼梯底

下，不再滚动的时候，便闭上了眼睛，马上睡着了。这是一种愉快的、迷蒙的感觉，他只想保持这种状态，一辈子也不再动弹了。

有人捅了捅他的胸部：他分辨得出，那既不是把他打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捅他，也不是跟他睡过觉的女人捅着玩，而是一个男人试探地捅着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个醉汉会不会忽然跳起来，使劲给他一拳。亚瑟似乎觉得那个人还极力想给他说什么话，因此他就拚命想要回答，可是说不出话来；其实那个人究竟在说什么，他还不知道呢。即令他能张嘴说话，那个人也不会听得懂，因为亚瑟弯着腰，他的脸抵住肚子了；他简直是活象一个穿着一身衣服的庞大胎儿蜷缩在楼梯底下的长毛绒红地毯上，隐藏在两棵阔叶兰的阴影里；那两棵阔叶兰把叶子伸在他上面，就象丛林中的枝叶一般。

那个人捅得更急了，亚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手不是茶房的，就是酒店老板本人的。原来是个茶房，一只手拿着毛巾，另一只手托着托盘；因为工作太劳累，他把白罩褂敞开了；他那张脸平时原是毫无表情的，这时候却不免有些异样，因为他望着这个面色坚定、剪短了头发的高个子青年躺在他脚下，失去了知觉，不免焦急起来了。

“他喝得太多了，这个可怜虫，”一个中年男子往楼上走，他从亚瑟身上跨过，嘴里哼着一支圣歌，暗自想着，假如他也有这个嗜酒的弱点，同时又有这种坚强的性格，能喝得这么醉，这样象死人似地从楼梯上滚下来，那该是多么痛

快，却又多么罪过。

“起来吧，伙计，”茶房向亚瑟哀求道。“我们可不愿意让警察进来，看见你这副样子，要不他就得传我们上局子里去。上星期有个人忽然醉倒了，只好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去，我们可够麻烦了。我们不愿意再找麻烦，要不这酒店的名声就给弄坏了。”

亚瑟翻过身去，打算安安稳稳地酣睡一下，正好头上有一道闪亮的光照着了他的眼睛，他便睁开眼来，看见了那个茶房的白上衣和他那张浅红的面孔。

“天哪！”他嘟哝道。

“天可帮不了你的忙，”茶房冷静地说道。“喂，快起来，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你就会舒服一些。”

茶房想要把他搀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却又力不从心，不能配合人家的动作：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医院里的一个病人，有个护士在一旁竭尽全力给你做一切的事情，还不断地警告你，叫你什么也不用管，否则你就会不得不在医院里再躺上一个星期。就象两年前他被一辆开往德比的卡车撞倒之后那样。但是茶房的看法却不同，他把亚瑟扶到坐着的姿式以后，便大声喊起来，那粗气冲到阔叶兰的叶子上，簌簌地响：

“好了。这就行了。你还没死嘛。喂，现在你自己站起来吧。”

另外有个人在亚瑟身上迈开了腿，又缩回来的时候，他那往后退的鞋碰着了亚瑟的肩膀，他便以满怀敌意的、十分

清醒的声音嚷道：“嘿，伙计，你当心点儿，行不行？你和你那双该死的臭脚，全给我滚开。”他又转过脸来向茶房说：“有些人专爱在星期六晚上穿着高统靴出来。”

那个人走到楼梯当中，回过头来说：“你不该挡着人家的路睡觉嘛。不会喝酒偏要喝，这就是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的毛病。”

“那只是你的想法，”亚瑟还嘴说，他一面揪住扶梯的栏杆，牢牢地抓住。

“你得出去了，知道吗，”茶房神色阴沉地说道，仿佛他是法官宣布判决似的。“象你这副样子，我们可不能再给你拿酒来喝了。”

“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亚瑟看出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大声说道。

“对，”茶房冷静地讽刺道，“我知道没什么毛病，可是你要知道，醉成这样，也够呛了。”

亚瑟否认他喝醉了，他说话的声音非常清楚，茶房也就有几分相信了。

“抽支烟吧，伙计，”他用一只十分稳定的手点着了两支香烟，说道。“今晚上你准是很忙吧，”他显出非常清醒的样子，随意说道；仿佛他是刚从街上进来，一滴酒也没有沾过似的。

他这句话勾起了茶房的牢骚。“难得有不忙的时候。我简直累得两只脚都没有知觉了。一到星期六晚上，真要我的命啊。”

“这也就不能算是一个好差事了，”亚瑟同情地说。

“哦，当然不算怎么好，”茶房忽然和善起来，以亲信的口气抱怨道。“这是因为我们这儿人手太少了。谁也不愿意干这个差事，你知道吧。还有呢，……”

酒店老板从大酒吧间的门里出来，他是个肌肉发达的小个子，身上穿着一套细条纹的衣服；人家要不是从他的右眼里看出他多少有点威风的样子和严格戒酒的神色，谁也不会知道他是老板。“喂，吉姆，”他严厉地说道。“我花钱雇用茶房，可不是让他们跟伙伴们聊天的。你知道今晚很忙吧。快上楼去，好叫大家喝个痛快。”

吉姆向亚瑟晃晃脑袋，说道：“这位先生……”可是老板已经把他那双狂热的眼睛盯到别处去了，因此茶房也就觉得不必再往下说了。他耸耸肩膀，服从了老板的吩咐，便听任亚瑟再走进大酒吧间去了。

亚瑟紧紧地抓住铜扶手，大声招呼着要了一品脱啤酒，因为他觉得非喝这么多解不了嘴里令人难受的干渴。酒来得很慢，等到他把酒一下就喝光之后，他就打算神气活现地回楼上去，避开茶房，再回到白兰达身边去坐下——那就是他摔跤以前跟他坐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他不相信自己会有刚才从楼梯上摔下去的那回事。他的记忆起初好象一架慈善募捐的宣传机器似地开动起来，又象一架保持和鼓励士气的留声机似的，告诉他说，他决不会醉到那种地步，象那样从楼梯上滚下去；实际的经过是这样的——对，准是这

样——他一定是走下去的，到了楼梯底下就睡着了。这是谁也难免的事情，尤其是在旋工车间那种沉闷的嘈杂声中，站在六角车床旁边，干了一整天活之后。可是这种解释又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也许他真的在楼梯上跌下去几级吧；是的，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噗通噗通地跌撞了几下。

他第三次要了一品脱啤酒。他的眼睛由于过分疲乏而发呆，在他精力不支的时候，要不是有一股经常存在的自卫本能窜进了他的手上，使他把手抓牢，他很可能会撒开了手。他开始感到作呕，又加上他竭力想忍住呕吐，就更加疲乏不堪了。他不知道究竟是要回到楼上去找白兰达，还是喝了这一品脱酒，就回家去睡觉——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觉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最好还是回家去吧。

酒吧的茶房把一品脱啤酒放在他面前。他付了一先令八辨士，几乎是一口就把它喝光了。他的劲头神奇地恢复过来了，于是他又大声招呼，再要了一品脱酒，心想：这是第十三品脱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不利的；可是结果如何，咱们且等着瞧吧。他接过那一品脱酒来，喝得稍慢一点，可是刚喝到一半，就觉得非呕吐不可，仿佛有什么东西往他的嗓子上顶似的。他拚命制止，勉强点着了一支香烟。

烟气在他的嗓子里堵住了，他连忙从人群中往外挤——有些站着的人无意地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就用胳膊肘撞人家；这时候烟子从他的嘴里和鼻孔里冒出来，把他呛得要命，同时他很奇怪地觉得有一股凶猛的力量向他袭击，

使他无法抵挡——自从他滚下楼梯以后，他一直就在作呕，后来终于憋不住了；他刚好勉强挤了出来，便哇的一声，呕吐在跟一个女人并坐在绿皮长椅上的一个中年男子身上。

“我的天哪！”那个男人叫道。“你瞧瞧。你看这个荒唐鬼干的什么事。谁相信会有这种事情？这是我最好的一套衣服。今天才洗过熨好的。谁想得到会有这种事？哎呀呀。我花了十五先令呢。仿佛我家有什么摇钱树呢！挺合身的一套衣服。我不知道这个脏渍怎么去得掉。哎呀呀！”

他那哀叹的声音继续了几分钟，转过脸来看的人听着他说话，一直都在料想他随时都可能伤心地哭泣起来。

亚瑟吓得发呆，他简直不能相信眼前的大祸竟会与他自己有关，是他刚才控制不住的呕吐的结果。可是在烟雾沉沉中，他听到这个男人的女朋友失声叫骂，于是他才明白这是他的过失，而且他对这桩事情应该感到抱歉才对。

他僵直地挺立着，稍微有点摇摇晃晃，两眼闪闪发光，敞着大衣。他无意识地想再掏出一支香烟来，但是他马上想起了刚才要抽的那支烟，引起了什么结果，便不再去摸索，把双手垂了下来。

“瞧你干的好事，你这混蛋，”那个女人向他嚷道。“把阿尔夫这身最好的衣服全吐脏了。你可满不在乎地站在那儿。你怎么一点儿表示也没有？噢？你干了这种事，怎么连款都不道一声？”

“别一句话也不说呀，伙计，”一个旁观者说，从他的声调，亚瑟意识到大家都不以他为然，虽然他说不出话来，不

能给自己辩护。那个女人继续向他大嚷大叫，他只是望着她发呆，同时那个受害者拿一条手帕在身上乱擦，想要把他的衣服擦干净，可是毫无效果。

那个女人在离亚瑟一呎的地方站着。“瞧瞧这个人，”她冲着他脸上嘲笑道。“他象个死人似的。什么话也不会说。连道歉都不会。你为什么不道歉，噢？你难道真的不会道歉吗？我看准是个没教养的家伙；瞧他醉成这个样子。简直就象足球队那些小伙子似的，老是闯祸。快道个歉吧。”

她老说“道歉”这两个字，仿佛她刚学会这个词儿似的——也许是在电视中断之后，从电视台的管理人员那里学来的吧——又象是在多年以前，她刚在学校里用彩色积木学会了拼这两个字，刚刚会念似的。

“道个歉，”她大声叫道，她那疯子似的脸正对着他。“道个歉，快点儿。”

亚瑟肚子里那个怪物又捣起乱来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制止它，或是自己闪开一点，也没有来得及警告别人，说他的毛病又要发作了；猛一下，那怪物就发出一声吓死人的吼叫，凶狠地从他嘴里跳出来了。

她大吃一惊。透过一片迷蒙的烟气，亚瑟看清了她的面孔。他看见她露出的牙齿，眯缝着的眼睛，举起的一双爪子。原来她是个雌老虎。

他别的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等她来得及向他扑过来，他就鼓足全身的气力，从人丛中挤出去，只图逃命；

奔向大门口，逃避遭到嘲笑、灾祸和某种报复的危险。

他在白兰达家的前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没有应声。这原是他料到了的。孩子们睡觉了，她的丈夫杰克到朗伊顿看赛会去了——有赛狗的、赛马的，还有赛摩托车的——要到星期日中午才会回家；白兰达还在酒店里，没有回来。现在他坐在前面的台阶上，想起了刚才一路走来经过的情形：隐隐约约地记得，他跟街上的路灯柱子和墙壁、栏石发生过许多冲突，还撞上了行人；人家叫他走路要当心，还威胁他说，要揍倒他；他还听到愤怒的咒骂，还踢着了房屋旁边和人行道上无情的硬石头。

那是个温和的秋夜，微风偶尔吹来一阵有人使劲关上门窗的清脆响声。他离开人行道，在门口的台阶上横卧着。有一个人从他面前经过，独自唱着一支快乐的歌，竟没有看见他。亚瑟半睡半醒，可是他不时地睁开眼睛，要看清那条街道是否还在原处没动，还要使他自己相信他不是确实睡在床上，因为他觉得那坚硬的石阶真象枕头一样，又圆又软。他感到幸福而快乐，因为他再也没有那种不舒服的作呕的感觉了；不过这时候他身上的酒劲还不小，所以他仍然很兴奋，同时又昏昏欲睡。他做了一个古怪的试验，自己大声说话，看看能否听得见自己的声音。他心里出现许多问题，想到自己跟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有夫之妇睡觉，喝了七杯白酒和十几品脱啤酒，烂醉如泥，还从楼梯上滚下来，又在一个人和一个女人身上呕吐了——于是他接连说出几声“太荒唐了，太荒唐了，太荒唐了”，作为对自己那些问题的

回答。喜悦和负疚的心情混合在一起，一点也没有引起他的烦恼，只是使他的心沉醉在一种惬意的、飘飘然的状态中。随后他所感觉到的，就是白兰达在他身上弯下腰来，用她的手指使劲搔着他的胸部。

“嘻呀！”他闻出了她的气息里有一股酵母和酒花的气味，便嘟哝着说。“你又大喝特喝了！”

“听听这是谁在说话，”她一面说，一面还做着手势，仿佛她带来了一群听众似的。“我只喝了两品脱啤酒和三杯桔子水，他却说我大喝特喝。你在酒店里出洋相的事，我可是全都听到了——从楼梯上滚下来，还在人家身上呕吐了。”

他站起来，头脑很清醒，站得稳稳的。“我现在挺好的，宝贝。我在酒店里不能再上楼来找你，真是抱歉，可是后来出了什么事，我就知道了。”

“过天我再告诉你吧，”她笑道。“可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点儿，要不就会吵醒孩子们。”

是得小心点儿，他想道。爱管闲事的邻居会告诉杰克。他把她的大衣领子上那一绺头发擦起来，吻了吻她的脖子。她烦躁地转过脸来对他说，“你且等上了楼再说行不行？”

“不行，”他作出一副非常得意的神气说。

“哦，你不等也得等，”她推开门，让他进去，一面说道。

在她锁上门，插上门闩的时候，他在客厅里站着，闻到了杰克的自行车发出的一股橡皮和机油的气味；这辆车靠着一只几乎占了这个房间一整面墙的大衣柜摆着。这是一

个隔离的、黑暗的小地方，早就摆满了另一个男人收集的各种世俗的东西：旧式的椅子和一把长靠椅，还有壁炉和炉台上嘀嗒嘀嗒响着的时钟，一股褐色包装纸的气味和花盆里的泥土气息，成年累月经常积下的灰尘，头年冬天生在烟囱里留下的煤烟，桌子底下和炉火旁边铺着的地毯的霉臭气。白兰达结婚七年以来对这个房间早已熟悉了，亚瑟却在她摸着钥匙的时候，十秒钟之内就对这一切感到非常亲切，并不亚于她那七年之久的感受。

他在自行车的脚镡子上撞着了腿，痛得咒骂起来，抱怨杰克不该粗心大意，竟把车子放在这个碍事的地方。“他怎么会想到我会上这儿来，让那玩意儿撞着呢？”他打趣说。“你就说，我叫他下星期把车子搁在后院里，免得碍事。”

白兰达嘘了一声，叫他小声点儿，随后他们就象小偷似地钻进了起居室，在那里的电灯光下可以看到晚餐留下的东西——茶杯、盘子、果酱罐、面包——还在桌上摆着。附近的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猫叫，还有一只垃圾箱盖子砸在鹅卵石上的响声。

“啊，算了吧，”他挺直身子站着，用正常的声音说道，“外面那么吵闹，何必还要悄悄说话？”

他们在餐桌和炉栅之间站着，白兰达伸出手去搂着他。他一面亲吻她，一面扭过头去，他自己的脸恰好照在小柜上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里，反过来瞪着他。他那双眼睛从那个角度望着自己，显得特别大，看出了他头上的一绺蓬乱的短发，象一只亚麻色的豪猪毛似地直竖着，还看得出他脸上的

一颗逐渐见好的老酒刺的痕迹。

“我们别在楼下呆得太久了吧，亚瑟，”她小声地说。

他放开了她；他对这所房子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仿佛这是他自己的家似的；这样，他就自自在在地把上衣和衬衫脱掉，到洗濯室里去洗洗脸，消除眼睛里的疲劳感觉。上床之后，他们还不会马上就睡觉：他要先痛痛快快地玩一个钟头，然后才躺在白兰达那柔软的身子旁边，不断地飘呀、飘呀，飘向那温暖的安乐世界。

已经十点钟了，她还在酣睡着。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街头的喧声也随着一道道的光线飘进来了，送牛奶的人到处送奶的瓶子碰击声，报贩在人行道上卡哒卡哒地跑着，把叠好的报纸塞进各家各户的信箱里，一面互相呼应的喊声——那些报纸，每份都刊载着纵横字谜、体育运动新闻和天气预报等等，还有有趣的黄色新闻；人们常常一面吃着盘子里的咸肉和西红柿，喝着大杯大杯加糖的浓茶，一面以好奇和好色的神情，懒洋洋地匆匆阅读着这些消闲的资料。

他向身边躺着的白兰达转过身去，坐起来看看她。她轻柔地呼吸着；头发乱七八糟地披散在枕头上，乳房从内衣里鼓出来，一只丰满而滑润的胳膊压在上面，仿佛是在梦中有什么东西吓着了了她，因此她便想要保护自己似的。他听见楼梯口对过那间寝室里，两个孩子正在玩耍。一个说：“这是我的大狗熊，好杰启。给我吧，要不我就告妈妈去。”随后就听见那个不肯把抢到手的玩具归还原主的孩子低声